

熊召政◎著

万历首辅

张居正

「长篇小说」

熊在政◎著

万历首辅

张居正

〔长篇小说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历首辅张居正/熊召政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0.4

ISBN 978-7-214-06180-5

I. ①万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9863号

- 书 名** 万历首辅张居正
著 者 熊召政
责任编辑 蒋卫国
特约编辑 徐晓倩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32.5
字 数 670千字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180-5
定 价 39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· 风雨欲来
- 1 朱载堉怒道：“他是忠臣，难道朕就是昏君不成！”
- 第二章 · 明争暗斗
- 14 你跟高拱心心相印，肝胆相照，那是过去的事。你与其被他逐出官场，倒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把他干掉。
- 第三章 · 李廷出山
- 29 朕此次进京，我有要事相托，七年前我高拱登上首辅之位，你那大侠立下汗马功劳，我对你敬佩有加！
- 第四章 · 李廷殒命
- 47 “我就是为了高阁老，所以才不能留你这个活口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刀已插入李廷的胸膛。
- 第五章 · 妖道横行
- 61 一品大臣的帽子，多少人做梦都想得到，你却要把它扔掉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
- 第六章 · 龙宾上天
- 76 孟公公，皇上还没咽气儿，你就急着出去递信儿，这是为何？
- 第七章 · 幼帝登基
- 90 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，我倒要弄个清楚明白，皇上才十岁，一个小孩子，懂得什么叫中旨，嗯？
- 第八章 · 高拱去位
- 105 昨日皇极门之变，骤然间你我一升一贬，一进一退，一荣一衰，应该说都非你我本意。

- 120 第九章·折俸风波
谭纶说：“武官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。常言道，一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可见文官若要贪墨，路子野得很。”
- 135 第十章·巨室哗然
张居正说：“不合时宜的国本，该改也得改！”
- 148 第十一章·铁面柔情
如果朝廷中尽是顺心的事，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？疾风知劲草，张先生如果真是匡时救弊之才，就一定能想出办法，把事情摆平。
- 161 第十二章·胡孙传信
老夫只想说一点，他们上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笼络人心，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。
- 174 第十三章·青衫豪赌
你以为这一万两银子好赚吗？外头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收拾你。
- 188 第十四章·小官之死
这是胡椒苏木折俸以来死掉的第三个人，这到底是谁的过错？说啊，谁的呀？
- 201 第十五章·御前空竹
高拱现在没奶给他张四维吃了，他凭啥还跟着那糟老头子？他只会睁大眼睛，找个新靠山。
- 214 第十六章·火烧祭坛
你看有几个正人君子，能够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？张先生，你手握治国的权柄，却脱不了读书人的迂腐。
- 228 第十七章·薄惩朱衡
皇上的龙袍贵重不贵重，不在于皇上本人，而在于咱们会不会张罗，万岁爷穿得寒酸了，咱们脸面往哪儿搁？
- 241 第十八章·剪除阉羽
张居正深深知道，对冯保，只能施以羁縻之法，若摆开架势与他斗，这刚刚开始万历新政，恐怕就会中途夭折。

- 253 第十九章·宛平逼租
我知道你们两个会感到奇怪，这大隆福寺，与咱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，说起来，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- 268 第二十章·隆福见驾
如今这天下的财富，上不在朝廷，下不在百姓，都让一些豪强权势大户控制了。
- 281 第二十一章·荆州斗智
老太爷若能亲自出面，这事儿就有十成把握。各方一齐行动，叫他金学曾四面楚歌。
- 294 第二十二章·借刀杀人
你对首辅大人的令尊虽然刻意奉承，但恐怕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。纸永远包不住火，即便他是首辅大人的令尊。
- 308 第二十三章·冤家路窄
金大人一来荆州，必欲置我赵某于死地。咱若是以怨报怨，今天，你哪里还有命坐在这里。
- 322 第二十四章·将军之怒
戚继光一跺脚，咬着牙说：“首辅，我是来告状的！总督王崇古大人害死了咱的兵士。”
- 335 第二十五章·国丈受辱
这次你闺女李太后之所以狠下心来整你，全怪张居正和冯保在背后捣鬼。
- 349 第二十六章·钦命夺情
朱翊钧道：“大伴，你去告诉张先生，叫他不要写了，他再写一百次，一千次，朕也不会准他。”
- 363 第二十七章·清流群起
座主大人，门生这次得罪你，得罪定了。我纵是被皇上打进地狱，我也坚决反对您夺情。
- 378 第二十八章·血溅午门
等今天四位贤德廷杖之后，就在这行刑台前，再次以我五尺微命，冒死向皇上进谏！

- 393 **第二十九章·衣锦还乡**
康立乾惨淡言道：“我一个知县，欲为一县百姓谋福祉，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不能得罪了上峰。一旦得罪，他就给你所辖之县额外加派税粮与役。”
- 408 **第三十章·狂生作乱**
当年孔子弟子三千，传为美谈，其实算得了什么。我何心隐的弟子，三万都不止。
- 422 **第三十一章·宫中闹市**
朱翊钧笑道：“你这大伴，说是我的奴才，天下的美味倒比我这个当皇帝的还尝得多。”
- 437 **第三十二章·曲流试雨**
他回家葬父，坐着特制的三十二人抬大轿，享受超过朕这个当皇帝的，朕也没说什么。朕在大内办个集市，他凭什么阻拦？
- 452 **第三十三章·鞠躬尽瘁**
张先生，朱翊钧能不能继续坐在皇帝位子上，就全在你的一句话了。
- 467 **第三十四章·残阳如血**
陪伴他十年、在他生命当中一度代替了父亲，给了他那么多希望、欢乐和压抑的一个人就要走了，朱翊钧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- 483 **第三十五章·改弦更张**
如今张先生尸骨未寒，张四维就撺掇皇上把这两个人除掉。现在朝中所有大臣，无不人心惶惶。
- 499 **第三十六章·清算满门**
十七具男女老幼尸体一字儿排开。张敬修与张懋修站在跟前，泪流满面。

风雨欲来

这是1572年，即隆庆六年。此时，立国二百余年，经历了十二位皇帝的大明王朝，由于皇权昏聩、吏治腐败，导致财政空虚、武备松弛、江河失修、匪患频仍。国家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，但隆庆皇帝沉湎酒色，无力振兴国本。朝中有志于江山社稷、百姓福祉的大臣，却又不得不在权力倾轧中疲于奔命……

广西庆远府处在天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，此处山高林密，聚居的僮民一直有持械好斗的风气。他们不堪地方官吏的盘剥之苦，起来造反，在韦银豹、黄朝猛两个剽悍的起义军首领的率领下，杀死天子命官，攻城劫寨。三年来，明朝廷花费几百万两白银剿匪，起义军却越剿越多。

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城里波，一场恶战正在进行。大批叛匪呼喊着冲向里波县城。守城的士兵们用抛石机将巨大的石块带着火焰抛向城墙，发出震耳的声响。

里波县城守将黄火木在城墙上高喊：“放箭！”弓箭手弯弓搭箭，万箭齐发，如同黑色旋风扑向敌阵。叛匪随即倒下一片，但后继者仍在呼喊着抬着云梯靠近城墙。

一支箭飞来，射中黄将军肩胛。黄火木忍住疼痛，对周边兵士们声嘶力竭地喊：“快，用开水！一定要守住东门。”

云梯靠向城墙，叛匪已经开始登城了。滚烫的开水从城墙上泼下。叛匪们纷纷嚎叫着翻下云梯。滚木垒石雨点般地落入敌阵，云梯纷纷被掀倒。



一场进攻被暂时瓦解了。叛匪首领贝那一脸怒气，他身后站着众叛匪。贝那注视着溃败的士兵。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等着！”说完勒转马头，率领众叛匪转身离去。

随着黄沙滚滚，一位参将从阵前策马而来。他跃下马，奔向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卫兵。他便是黄火木的胞弟——黄小旺。他听说哥哥中了狼牙毒箭，便一刻不停地狂奔向城楼。

城楼上，随军郎中正在准备为黄火木做刮骨疗毒手术。这手术极痛，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极少有人能承受下来。郎中向黄将军说明了，未料黄火木仍谈笑自若，他让兵士端来一杯酒并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没事儿，来吧！我总不能带着这狼牙毒箭去见阎王爷吧？”

郎中将一段木棍塞入黄火木口中，然后转身掏出一把乌黑的匕首。在火上燎了一会儿，便向他的肩胛刺去。黄火木脸颊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周身已被血水与汗水浸透。正呻吟间，黄小旺扑过来，紧抓住他的手问：“哥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黄火木看到小旺，原本暗淡下去的目光顿时射出光芒，急急地说：“贝那刚退，但过不了半个时辰他便会杀将回来。此人嗜血成性，你快去县衙，请求李延总督，让他马上发兵增援。要不里波城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叛匪之手！”

黄小旺流泪道：“哥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李延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救兵，他向朝廷谎报兵额，贪污军饷。要不这叛匪怎么会越剿越多？我早说了，给这号贪官卖命还不如像贝那那样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！”

黄火木连叫“住口”，“你我身为大明的镇守将军，怎能跟贝那等叛匪相提并论？李延贪墨不假，但你我不能因他的过错而抛弃城中的百姓，背叛当今的朝廷。”

黄小旺恨恨地说：“不背叛，那你我的生路在哪儿？你想让饿着肚子的官兵们白白地送死吗？你看看他们，这几天来已经没有进过一口粮食了！”

城头上的士兵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。他们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担架上的将军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隆隆的脚步声，整个城墙随即开始颤抖。抛石机抛出雨点般的石块。里波县城顿时烟尘四起。四处传来疯狂的叫喊声：“叛匪上来了！”黄火木急令黄小旺马上前往县衙，让张县令马上弄一些吃的，同时让总督大人把镇守北城的守军调一部分过来，然后自己拎起弓箭，再次冲向城楼！

当黄小旺冲下城楼跃马离去，身后的城楼已是一片厮杀声……

在里波县衙廨房内，成箱的财宝正在被陆续抬往门外。总督李延知道里波县城危在旦夕，正急忙搬运自己的私房物件，他嫌搬运的士兵动作慢，对他们吼道：“快，还磨蹭什么，还不快点装车，你们想把我这些宝贝留给叛匪吗？”

闻讯赶来的张县令挡住了李延的去路。他挺着瘦弱的身躯，伸着细长的脖子，一脸正气地质问：“你走了，这城中的百姓和官兵怎么办？”

李延不耐烦地说：“他们是自找的，他们应该军民合力拼死抵抗！”

张县令闻言，一口气憋在胸口，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守城将士饿着肚子，个个以病弱之躯，顽强奋战，城中百姓有钱出钱、有物捐物，相反，总督大人您置百姓的利益、朝廷的尊严于不顾，临阵脱逃，见死不救！”

李延大怒，他从腰间抽出长剑，剑头直奔县令的眉心。张县令毫不畏惧，他怒视着李延，两人对视着。李延完全被他的正气震慑住了，收起剑喃喃地说：“好吧！我就前往东城亲自督战。”说完，他将张县令推倒在墙边，带领他的士卫大步离去。

然而，出门后的李延迅速改变了主意，他没有去东城，而是带着金银财宝向相反的方向狂奔。待县令追出门，李延一行已经远去了。

望着扬起的马尘，赶来的黄小旺和呆呆站立的县令颇有“天地终无情”的怅恨！

里波城门被攻破了！匪徒涌入城门，和守城的兵将混在一起，如两股搅浑的污水，早已分不清你我。将军黄火木仍在奋力厮杀着，而总督逃跑的消息早已传到了阵前，不少士兵闻讯扔下刀箭纷纷溃逃。黄火木避开眼前的刀光剑影，拦住逃亡的官兵大喊：“大家不能走。我们死也得守住东城。”说话间，一柄匕首插入黄火木的胸膛，鲜血从口中溢出，他怒睁着双眼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叛逃的士兵已如脱缰之马，纷纷向城外散去！

正在奋力抵抗的黄小旺见状，甩开对手狂奔向黄火木。黄火木在弥留之际，仍不忘对他叮嘱道：“快……让人将塘报送进京城。告诉兵部尚书杨博，里波县城失守。”

在八千里外，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内，却是一派鼓声大作，烛光通明，一片绚烂，正中的黄色帷幔中，波斯女子奴儿花花随着激越的鼓声颤动着妖艳的身姿。龙榻上坐着的，正是大明第十二位天子——隆庆皇帝朱载堉。奴儿花花那颤动的腰肢、迷人的微笑、消魂的目光，早已让他不能自持。

鼓手们敲击着，鼓声时而如狂涛奔涌，时而如涓涓细流。渐渐地，鼓声气贯山河，舞蹈激越狂放。

朱载堉直视着奴儿花花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燃烧着情欲。他一挥手，奴儿花花停止了舞步，倒入他的怀中。

这位性格中不失厚道的大明天子，由于他的父亲世宗皇帝不立太子，在裕王位上呆了多年，直到三十岁才当上皇帝。多年夙愿一旦达成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所顾忌的享乐和淫乱。他宠爱过曾经是宫女的李贵妃，但此时，这些端庄贞淑的后宫佳丽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趣，从波斯来的妓女奴儿花花成为他的一切。鼓声依旧激越，无人能听见这对恋人的絮语：

“朕要你今晚留下。”

“我想让你把我永远留下。”



贝那率众叛匪涌入城中烧杀抢掠，里波城很快便成了一幅血流成河的景象。张县令亦被匪徒杀害。贝那令人将他的头挂在城墙上，以儆官兵。不久，黄小旺关于里波失守的八百里紧急塘报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驿站，从一个信差转到另一个信差手中，终于到达了京城。兵部尚书杨博接到塘报，不敢怠慢，立马命备轿前往内阁，去见分管兵部和工部的次辅张居正。

听说堂堂两广总督竟然置百姓和朝廷的利益于不顾，临阵脱逃，张居正感到一阵震怒。

“岂有此理！我一定要说服高拱，罢免李延。”

杨博摇头叹道：“李延是首辅高拱的门生，高拱是他的后台，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。何况高拱又兼任吏部尚书，无论什么事，他不点头，就绝对办不成。”

张居正反诘道：“可是，广西剿匪连连失利，你知道朝廷上上下下怎么看？都说你一味袒护李延，而且说你一定得了李延什么好处。”

杨博心头一紧，问：“这些人不明真相，这么说情有可原，但你不会也这样想吧？”

张居正道：“众口烁金哪！你我再不想办法，总有一天，会给人当替罪羊的。”

高拱值房在隔壁。此时，他正伏首案头，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牍。见张居正与杨博推门进来，情知是庆远府的事，因此不待他们开口，便自陈道：“叔大，广西庆远府的事我已听说，这个李延竟然敢临阵脱逃。”

年近七十的老臣杨博闻言立即答道：“两广总督李延年年请兵请饷，朝廷一一调拨，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，可叛匪却越剿越多，此种局势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张居正亦在一旁补充道：“首辅，我已多次提议，罢免李延。”

高拱打断张居正的话，道：“李延应该罢免，问题是由谁来接任两广总督一职？”

张居正举荐的人选是殷正茂。高拱恨恨地甩手道：“你已经三次举荐他了，我早已说过，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，但贪鄙成性，不能用！”杨博在一旁为张居正帮腔道：“殷正茂贪墨一事，虽有众人告状，但至今查无实据。”高拱仍摇头不语。张居正痛心而坚决地说：“首辅，再不撤换李延，广西局势必将一败涂地、不可收拾。”高拱道：“罢免李延你我并无二意，但两广总督的人选必须由皇上决断。”张居正道：“既如此，希望明天早朝便向皇上呈报。”高拱知道皇帝已多日不朝，便对他敷衍道：“若明早皇上能临朝，一定奏明李延之事。”

张居正欲走又返身，补充道：“殷正茂过于耿直，所以得罪了朝野上下，但我相信他绝不是个贪鄙成性之人，首辅你一定要明查。”

华灯初上。一辆华丽的马车内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身边坐着西域美女奴儿花花。孟冲叮嘱她道：“奴儿花花，待会儿见了守门的军士，不要把头再伸出来。”奴儿花花娇嗔道：“孟公公，我既然是皇上的宠妃，为什么还得鬼鬼祟祟的？”孟冲道：

“皇上虽然答应了你，但你还不能算是宫中的人。”奴儿花花不满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还不如回我的天香楼当我的歌妓。在那儿我也少不了那些皇官贵族的宠爱。”说着，一掀帷帘，喊道：“车夫，停车！”

车夫慌忙勒住马头。

孟冲朝车夫嚷道：“停下来干什么？你到底听谁的？快走！”他转向奴儿花花：“我的大美人，你就别耍你的娇气了。只要你让隆庆皇帝爷高兴，你那名分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”

仓场总督王国光突然造访张居正府邸，张居正走到前厅，拱手道：“佑观兄，把你也给惊动了？”

王国光道：“听说广西剿匪前线，又有塘报进京？”

张居正点头。

王国光叹息：“李延连续丢失城池，兵部尚书杨博及高拱竟然置若罔闻，叔大，你是分管兵部的次辅，此等危情之下，你可不能作壁上观啊！”张居正压低声音，对其恳切地说：“你错怪杨博了，杨博与李延本不是同路人，他只是畏惧高拱的权势，才处处退守，不过这次不一样，他已经跟我一起向首辅面陈了厉害。”王国光亦小声问：“高拱何意？”

“他已无脸袒护李延，但他又不同意启用殷正茂。”

王国光鼻中“哼”了一声：“高拱深得皇上的信任，他的权势，可以说一手遮天。他要是不同意启用殷正茂，就等于维护了李延。”张居正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不但玷污了朝廷，广西庆远府的老百姓更是灾难深重，为匪患所苦，所以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力荐殷正茂。”王国光担忧：“这样做，不就是明着跟高拱过不去吗？”张居正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已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城池一座座的落入叛匪之手。”王国光转念问：“殷正茂是你的同年，你就不怕人说你任人唯亲吗？再说，如果你启用殷正茂，而他万一也平息不了广西匪患呢？到那时你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张居正答：“谁也不敢担保殷正茂能够成事，但李延肯定不行。”

内阁门前，熹光照拂永乐皇帝手书的“文渊阁”三字。横扁下厚重的朱漆大门紧闭，两个粗大的铜制虎头门环特别抢眼。随着沉重的卸门杠的声音，大门被拉开，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内走出。一阵风迎面扫过，高拱的大胡子被擦得满脸都是，同样美髯修长的张居正却因用了胡夹，胡须一丝不乱。

高拱抚平乱须，嘟哝道：“好厉害的倒春寒，寒风刺骨。”

张居正抬头看了看灰沉沉的天空，悠悠答道：“二月春风似剪刀啊！”

两人走在砖道上，沿途擦拭柱础的小内侍都退到一边回避。前面，会极门飞檐斗拱，在苍茫的晨光里，露出参差的剪影。冻雨初停，寒风飒飒。京城大街外，天色欲



明未明。彻骨严寒中，一大片黑鸦鸦的屋脊，显得峻肃，压抑，衬托出紫禁城五凤楼巍峨的剪影。

一时间，午门广场突然喧哗起来。从东西长安街涌来这里的各色官轿起起落落，喝道声、避轿声、马蹄声、唱喏声闹嚷嚷响成一片。坐在轿中和走在甬道上的官员心里明白，他们今天多半是空等一场，隆庆皇帝已经多日不上朝。

皇城四周布满守护的军士，枪戟在晨光中闪耀着寒芒。谯楼上撞响了钟声，激越、悠扬，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回荡。张居正、高拱、杨博等一行大臣，在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，等待早朝。寒风吹过，许多大臣冻得直哆嗦。此时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与他的手下吴和却在大殿后面的窗户偷看。见到诸位大臣被冻得缩手缩脚的惨状，吴和偷笑：“真够难为他们的，明明知道皇上不临朝，还得起个大早在这儿挨冻。你瞧这帮人都快冻成冰棍儿了。”孟冲瞥了他一眼，举起手中的拂尘冲他脑门敲打而去：“多嘴！”

孟冲转身来到皇上的寝宫乾清宫，门窗紧闭，厚重的丝幔低垂。他隔着门听了听，轻声唤道：“皇上，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……”却得不到任何回音。

孟冲又将嗓门提高一点，再喊：“皇上，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……”还是没有任何回音。

孟冲悄悄推开一条门缝儿，往里面偷看，见隆庆皇帝和奴儿花花在锦被中酣卧，他便坏笑着走开了。

取消早朝的诏令来到皇极殿前，高拱似已经习以为常，问都不问，转身就走，张居正却拉住孟冲，对他说明广西军情十万火急，恳请皇上拨冗垂见。

孟冲闻言十分不悦：“不就是广西几个毛贼嘛！你们这首辅也在，次辅也在，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吗？皇上圣躬欠安，需要卧床静养。”

张居正道：“广西里波县城失守，无数百姓生灵涂炭。贝那率叛匪血洗县城如人无人之境，怎么能说是几个毛贼呢？李延屡次延误战机，临阵脱逃，如不罢免，广西局势将难以收拾。”

孟冲更加不悦，道：“张先生没听明白吗？皇上圣躬欠安，需要静养。”张居正低头将塘报双手递上去，道：“那就烦请孟公公将这塘报转呈皇上。”孟冲拉长他尖细的嗓音，刺耳地答道：“此等小事，你们就不能酌情办理吗？”张居正正待说话，被高拱一把拉住，高拱道：“孟公公，请代我文武百臣向皇上请安，请圣上保重圣躬，早日康复，广西匪患之事，我等将妥善处理，请皇上放心。”孟公公闻言，登时满脸笑容：“还是首辅体谅圣上，好了，回吧。”

孟公公离开后，剩下张居正满脸怒气地站在那里，杨博亦是一脸无奈。高拱要拉张居正离开，道：“叔大，你没看出孟公公已面露不悦吗？他是掌印太监，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你要把他弄毛了，皇上可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。走吧，有什么事，我们回

去好商量。”

张居正质问道：“首辅大人，您昨天不是说此事必须由皇上来决断吗？”

高拱手一摊，一脸无奈：“可是皇上不临朝，你我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张居正脸色变了一下，顿了半晌，道：“我有办法，不知道首辅认同与否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敲登闻鼓。”

高拱和杨博闻言大惊，他们知道，敲登闻鼓乃非常之举，这登闻鼓几十年没被人敲过了，最后一个敲这鼓的言官成皓就是为此惹恼了皇上被罢官。但张居正似乎并未想到这些，他对二人拱手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张居正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会连累内阁，也不会连累首辅您。”说罢匆匆向会极门走去！

站在远处的王国光看到张居正独自逆着群臣走散的方向前去，气喘吁吁地赶来问：“叔大，您要干什么？”张居正一声不吭，向登闻鼓疾步走过去。王国光似乎明白了他要干什么，仍紧紧追在后面，见张居正走到登闻鼓前，对守护的禁军说：“拿鼓槌来。”

禁军一愣，把一对鼓槌从架上取下来，递给张居正。王国光见状紧紧抓住张居正的手，张居正一把推开王国光，抓起鼓槌要敲，又被王国光抓住，央道：“叔大，求求您，别这样，您想想，皇上听见了这登闻鼓会怎么想？”张居正一面挣脱他一面大声说：“广西匪患迫在眉睫，我必须见到皇上。”王国光跺脚道：“叔大，广西匪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但敲登闻鼓，所有的罪责都需要你一个人承担！”张居正大喝一声：“大不了罢官嘛，如其这样，这顶乌纱帽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！”言毕，一把将王国光推得远远的，狠狠地敲响了登闻鼓。

高拱听见鼓声，回头一看，惊得瞠目结舌。

一群鸟被鼓声惊起。鼓声在紫禁城上空回荡。

乾清宫内，隆庆皇上还在昏睡。女儿花花在发梦呓：“敲得好，敲得好……”

孟冲听见鼓声，正要打发身边的小太监前去看看发生了什么，便有一个小太监从外面慌慌张张跑进来禀报：“孟公公，是张居正在外面敲鼓！听人说他敲的是登闻鼓。”孟冲闻言，“瞪”地站起来，大惊道：“什么？什么？登闻鼓？他吃了豹子胆了？走，随我去瞧瞧。”

李贵妃正在慈宁宫中看太子背诵《论语》，突然听见鼓声，便问太监冯保是什么声音，冯保仔细听了听，大惊：“好像是有人在敲登闻鼓。”李贵妃不解地问：“啥叫登闻鼓？”冯保道：“这是当年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，只要敲响了登闻鼓，就可以直接将奏本儿交给皇上，皇上就必须接本儿。老奴入宫四十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见这鼓声。”李贵妃闻言，让冯保赶紧去瞧瞧。

冯保匆匆走来，正遇到孟冲。孟冲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：“哟！冯公公，正想去



找您呢。这张居正是疯了还是怎么地？大清早的敲那玩意儿干吗？你赶紧去看看。我这就去叫醒皇上。”冯保冷冷地道：“皇上能醒吗？这几天宫里宫外可真够热闹的，半夜里宫里头响着鼓声，大清早，宫外头又有人敲鼓。”孟冲掩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皇上这些日子突然喜欢上宫廷鼓乐了。”冯保凑近孟冲，小声道：“皇上喜欢的恐怕不仅仅是鼓乐吧？”孟冲一怔：“嘿！冯公公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冯保冷笑道：“您猜？”说毕，率众太监转身离去。

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率小太监匆匆走来，冷冷地注视着张居正。

满头大汗的张居正见内监前来，便停止了敲鼓。冯保冷冷地说：“啥事儿啊？非得弄出这么大动静？”张居正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惊动皇上和冯公公您，但广西军情十万火急，必须马上禀报皇上。”冯保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广西？这几个匪徒不至于马上杀到紫禁城吧？”张居正闻言大怔，却又见冯保绷不住一乐：“得，我只是跟您逗个乐。把塘报递过来吧。一会儿我准保转呈皇上。”张居正擦了头上的汗，双手递过塘报：“那就多谢冯公公了。”冯保接过，转身欲走，又回头看着跪在原地的张居正，问：“还呆在这儿干吗？”张居正道：“我想面见皇上。”冯保一愣，用他尖利的声音刺耳地说：“哎呀！你怎么就改不了你的急性子，那你等着吧，待会儿我给你消息。”

张居正跪在那里等候。众大臣陆续离去，只剩下王国光一人，默默地注视着张居正。张居正说：“你也去吧！”王国光道：“不！你要是不起身，我就一直陪着你。”

张居正不语，对这位老友加诤友，心中浮上难以言喻的感激。风吹拂着，刮起满地尘埃。

孟冲蹑手蹑脚走到寝房门口，侧耳听了听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便轻轻喊了声：“皇上。”锦被中没有动静。孟冲抬高声音道：“皇上，皇上，张居正在敲登闻鼓。”还是没有声音。孟冲大喊一声：“皇上！”仍没有回音。躺在床上的朱载堉纹丝不动，女儿花花从睡梦中惊醒。孟冲又喊：“皇上，奴才该死，这会儿本不该叫醒您，但张居正在敲登闻鼓！”女儿花花揉揉眼睛：“什么登闻鼓？我还以为大清早敲鼓让我跳舞呢！”孟冲：“嗨，您别说了，哪儿跟哪儿啊？这鼓跟您那鼓不是一种鼓，您帮忙赶紧叫醒皇上吧！”

女儿花花一推朱载堉，叫道：“皇上！皇上！”皇上没有反应。女儿花花再推，发现他已经昏迷，吓得大叫起来：“皇上你怎么啦？您可别吓唬我。”孟冲在门口惊问：“女儿花花，怎么啦？”

女儿花花从床上跳下来，叫道：“皇上，皇上他，他……”孟冲冲入，走到床前摸摸皇上的鼻息，大惊失色，惊叫：“皇上昏过去了，来人哪！快来人哪……”

大小内侍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，孟冲指着一名太监嚷道：“张贵，赶快去叫太

医！”又指着一名太监：“你，王公公，把奴儿花花带到游艺廊，赶紧把她藏起来。”这位王公公拉着奴儿花花往外走，奴儿花花仍倔强地扭着身子道：“干吗要把我藏起来？我得等着皇上醒来呢。”孟冲急忙上前随王公公一起将她推出门。奴儿花花挣扎着：“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回去陪皇上。”孟冲急不迭地央道：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眼下不是你撒娇的时候，你快走吧！”奴儿花花冷笑一声问：“走？让我上哪儿去？”孟冲道：“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得藏起来，要是让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发现的话，你的小命恐怕就没了。”奴儿花花反立住了，再也不肯挪步，对孟冲嚷嚷道：“我不怕！皇上昨夜里已经答应我，选我为妃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耗子似的躲躲闪闪？”孟冲道：“大美人儿，那是以后，今儿，你还得藏起来。”王公公等几个太监半推半架地弄走了奴儿花花。

处理完这一通事，孟冲歇了一口气，转身指着一干大小太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姑娘你们谁也没见过，谁敢吐露风声，小心我剥他的皮。”

随着管事牌子进来禀报“皇后娘娘驾到”，陈皇后已走入慈宁宫。早已在等候的李贵妃和太子朱翊钧起身迎接，朱翊钧扑通跪下去，喊道：“母后早安。”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：“哎哟，快起来！”牵起朱翊钧，拉进怀里坐下。她搓了搓朱翊钧冻得冰凉的双手，对李贵妃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应该让孩子多睡会儿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早晨请安的俗套，应该免了。”李贵妃笑道：“太子给母后请安，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怎么能改呢？”

待李贵妃坐下，陈皇后急急探问：“刚才听见鼓声狂作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？”李贵妃道：“我已经让冯保去打探了，一会儿便有答案。”陈皇后颌首，不安地说：“千万别出了什么大事。”李贵妃安慰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不会出什么的。”

这时，冯保挑帘儿进来，对二人奏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是张居正在敲登闻鼓。”李贵妃吃惊地问：“张居正？他有何事禀报？”冯保道：“广西前线军事吃紧，而皇上又不早朝，加上孟冲阻拦，张居正不得不敲登闻鼓以求皇上召见。”陈皇后松了一口气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呢！”冯保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的确出了大事。皇上昏过去了。”

陈皇后、李贵妃均大惊道：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

冯保看看太子，李贵妃会意，对身边内侍小声做了安排。不一会儿，陈皇后身边的小内侍孙海到了，他手上提着一个鸟笼，里头有一只白色大鹦鹉，看到朱翊钧，白鹦鹉拍着翅膀喊了一声：“太子爷，早安！”朱翊钧喊了一声白鹦鹉的名字：“大丫环。”跑过去，把嫩葱儿一样的手指伸进鸟笼，戳白鹦鹉的脑袋。白鹦鹉扑棱着翅膀躲闪。陈皇后便道：“孙海，带太子爷到花房去，逗逗鸟儿。”孙海一躬身答：“是。”带着朱翊钧离开暖阁。

太子离开后，陈皇后和李贵妃焦急地问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

冯保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皇上多日不早朝，就是因为一个波斯女子，她叫奴儿花花。”陈皇后转头向李贵妃道：“我说呢，怎么老听见乾清宫那边半夜里鼓声大作，原来是那个奴儿花花。”李贵妃怒道：“孟冲是想反了不成？要不是张居正敲鼓，皇上昏过去到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呢！”陈皇后同样气愤难平：“我早就听说这奴儿花花是个妖精，她现在在哪儿？”冯保禀道：“孟冲已经将她藏起来了。据奴才手下东厂番役调查，这奴儿花花原是波斯的一个舞妓，到我们这来卖艺，也不知怎么着被孟冲瞅见了，给弄进了宫来。”李贵妃气得咬牙切齿：“看来，皇上的病全是因为这个妖精！姐姐，你看看，皇上今年还不满三十六岁，自个儿糟蹋成了个老头儿。”陈皇后劝解道：“妹妹，您别生气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”

隆庆皇帝仍然昏迷不醒。正在给隆庆皇帝治病的太医见陈皇后、李贵妃来了，下跪迎接。陈皇后喝退左右的人后，急问：“皇上病情怎么样？”太医道：“依卑职诊断，皇上得的是中风。”李贵妃等闻言惊诧，太医又说：“皇上平常吃的补药太多，人总是处在极度亢奋之中，难免会得中风。方才卑职给皇上把脉，他寸脉急促，关脉悬浮而尺脉游移不定，这正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之象。如今，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，由皮入心。在表者，疮毒猖獗，入心者，火燎灵犀，便会生出许多妄想。所谓风，就是火毒。所以卑职大胆推断，皇上今次之病，实乃中风之象。”听了这话，陈、李二人难免焦灼，连连催问太医严重到何许程度，太医道：“中风之症，从来就是大病。何况皇上的中风症比起寻常症状，显得更为复杂。若要稳住病情不至发展，重在调养。若皇上能做到清心寡欲，不近女色，病情或有转机。”

陈皇后叫李贵妃出来，看看左右没有人，对她说：“妹妹，我看这奴儿花花是个祸根，趁现在皇上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们得抓紧把她弄走。”李贵妃道：“姐姐所言极是。”二人吩咐把孟冲叫进来。待陈皇后进去后，李贵妃暂告了个假，问冯保：“张居正在哪儿？”冯保道：“在午门外跪着呢。他在等候皇上召见。”

李贵妃边走边说：“走！你带我和太子去看看。”

李贵妃、太子、冯保一行三人来到午门门楼上，看见门楼下，张居正静静地跪着。冯保一指，道：“贵妃娘娘，太子爷，你们看，那个人，就是张居正，内阁的次辅。”李贵妃和太子向下探望，见张居正跪在那里，膝盖下面已经渗出了殷红，不禁感慨道：“这人真够倔的！”冯保点头道：“这人是有点倔，但他的倔却倔在了点子上。张居正今年才四十八岁，就已当了六年次辅，他满腹经纶，一身正气。将来太子一旦即位，此人能成为辅佐太子的肱股之臣！”李贵妃若有所思地点头道：“冯保，你去告诉他，说皇上病重龙体欠安，今儿不能见他了，等皇上病好些再说。”

冯保下楼来，对张居正道：“起来吧。”张居正倔强地说：“皇上不召见我，我就永远跪在这儿。”冯保道：“皇上一大早就昏倒了。”张居正大惊。冯保又说：“太医说皇上是中风了。”张居正忙问：“是否严重？”冯保神秘地压低声音道：“现在不好说。皇上没法召见你，另外有个人却发旨了。”张居正问：“谁？”冯保道：“贵妃娘娘。”